

# 感念戴運軌老師

(本文插圖刊第105頁)

## ● 范 一 陵

### 新生註冊初識戴師

第一次見到戴運軌老師是在台大新生註冊時，我捧著一手註冊的表格，東問西撞找到了物理大樓，一脚跨進去，又深、又暗，一絲新奇加上一絲恐懼，在每一個房門口，伸頭縮腦找系辦公室。突然，房內響起了一句：「是新生註冊嗎？到這裏來。」我戰戰兢兢的走進去，在一張大桌子的後面坐了位矮矮胖胖的長者，一副深度近視眼鏡，全無笑容。我雙手遞上了註冊文件，只見他看了看，又在桌上的一堆表格中查了查，說到：

「妳考進來的成績並非很好，不過妳倒是以第一志願考進來的，奇怪，別人都想進工學院，為什麼妳要上物理系呢？」年幼加上不知天高地厚，雖已是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我仍記得我那時的語調，很驕傲的，我說：

「我要學我喜歡的東西，不是時髦的東西。」言猶在耳，我早已是物理系的逃兵了。不過在當時，戴先生一面點頭，一面示以稱贊的眼色。就這樣，我認識了戴運軌先生，戴先生也認識了

我。

戴先生真正是教育家，物理系是他的家，物理系的學生是他的子女，愛之深，責之切。我相信上過台大物理系的人沒有不換過他罵的。大概也沒有誰像我挨得這麼多。

戴先生喜歡循規蹈矩，用功好學的學生。我偏偏是又愛玩、又愛鬧、又受不住別人戲弄。

聲音又響，音階又高。一進系館，一開口，戴先生就聽見了，就出來了。挨罵多了，一見戴先生的影子就逃。由於大家都知道我怕戴先生就更戲弄我。戴先生也知道我頑皮，只要系館裏有聲音，第一句一定是問，是不是范一陵在鬧。就這樣貓追老鼠，老鼠躲貓的，躲追了四年。直到台大畢業，謝師會上，才覺得戴先生並不是那樣的可怕，可惜的是已失去了同他老人家親近的機會。

### 共進最長一次中飯

畢業兩年後出國，向戴先生辭行時，老人家一再囑咐在國外不能再一味只是玩，要好好的學點東西。出國後到真是好好的唸了一陣子的書，

做了幾年事。一九五八年應國家科學委員會之邀請，在交大任了一年的國家客座教授。回國時去看他老人家，老人有說不出的高興。談了好久的話，從台灣教育人才缺乏，談到留學生，談到人才外流。

老人當時已是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長，他主持中大在台復校，千辛萬苦，創建了廣闊優美的中大校園。更是談不完的中大，談不完的物理系。

他更堅持要和我一起吃中飯，那是我平生吃過最長的一次中飯。雖然，我當時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，可是對戴先生仍有着敬畏，又要應付老人的問話，又怕有舉止失錯的地方。我仍記得那天是在美而廉吃西餐。最高級的，有湯、有首食、有主菜、有尾點。結果，一道道的上來，又一道道的原封不動拿下去。戴先生愈是要我多吃，我愈是吃不下。好不容易上咖啡了，才算解了我的窘。

他老人家的孩子多已在美，想是寂寞，故對我這弟子倍覺親切。因之，有說不完的話，也有表不盡的鼓勵。

老人二女戴愛華，是我的同班同學，在美時同在貝爾電話研究所做過一段時間的事。在紐澤西，兩家又住得近，時相往返。因此老人兩次來美時，得以時常親近。老人那時已退休，但是，每次見面，總忘不了談中國的教育、中國物理的研究。也許接觸的多了，老人也常閒話家常。

愛華的獨子比我的獨女長一歲。老人多少次的追問，為什麼兩家父母是那麼好的朋友，不能為孩子們拉攏。

老人仍是希望中國孩子不要找外國配偶，可是在，在國外長大的孩子，有多少會受父母的左右。雖知老人的心意，但是能做到多少却是另外的一回事了。

### 一生為物理為教育

老人一生為教育，一生為物理。老人五女二子都各有所成，老人的桃李更是滿天下。馳譽政軍科技界、學術界的學者專家，如李國鼎、蔣彥士、皮宗敢、李卓皓、簡立、沈家銘諸位前輩，以及沈君山學長、陳卓學長等都是戴先生的得意門生。

這些傑出學人不僅是在物理上，在數學上、在計算機上、在教育界、在政軍界佔有一席之地。更是能做到各守本份，站在自己崗位上，盡忠職守。

這些都是最足以告慰於老人的。今天我這物理系的逃兵，雖不能在物理研究上接下老人的棒子。

但是，却接下了老人教育下一代的棒子。今天的我，也不再是當年愛鬧、愛笑的小孩，希望

在有生之年，本着一份執着，為教育下一代努力，以告慰我戴老師的在天之靈。

# 八十回憶錄

## 戴運軌 著

本書為物理學家戴運軌教授的精心之作，要目有：中大、金大、台大與我、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、台大十週年校慶物理館舉辦原子爐模型展覽、大學生的責任、讀書方法、怎樣改進中學的物理教學、青年應立志發展科學迎頭趕上、人類登陸月球的意義、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、曼克斯、波恩的物理學、法蘭克著：愛因斯坦的生活及其時代、不平凡的三日行、中大遷校艱苦談、中大遷校中壢前後、如何研讀高中物理、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、基礎科學的重要性、我國在原子能研究應有的努力。全書四百餘頁，定價新台幣壹佰捌拾元，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—二聖文書局帳戶，立即寄書。